



汪曾祺先生对“咸菜茨菇汤”情有独钟。他在《故乡的食物》一文中,这样写道:“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。我想念家乡的雪。”

“咸菜茨菇汤”与“家乡的雪”,二者似乎毫不相干,汪老怎么就把它们连在一起?高邮人明白。高邮人,家家户户,一到下雪天就喝咸菜茨菇汤。汪老漂泊在外四十多年,想喝“咸菜茨菇汤”,岂能不想到“家乡的雪”?个中滋味,不言自明。

汪老说,茨菇“有一种苦味”。因其“苦味”,许多人并不喜欢喝咸菜茨菇汤。就连汪老小时候,对它也不感什么兴趣。汪老家是大户,一到下雪天就喝咸菜茨菇汤,按照他自己的猜想,只是“一种习惯”,应个时景而已。平常日子,他们家大概不会做这种不值钱的菜。不像我们,小户人家,不下雪也喝,只要是冬天,隔三差五地喝。喝惯了,反而觉得它有点苦,才更有味、更下饭。

《故乡的食物》,我读过许多遍。每逢读到“咸菜茨菇汤”,总感到汪老这汤里,少放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?豆腐。——我们家喝的是“咸菜茨菇豆腐汤”,它做起来非常容易。

先将大咸菜切成段,长约一寸,放在水里泡,泡去咸菜里的盐分,要经常换水。泡上个把小时,倒进淘米箩,用水冲净,放着备用。

再将茨菇刮皮,不一定全部刮尽,看你对所谓“苦味”的好恶——好之者少刮皮;恶之者多刮皮,甚至刮得一点不剩,还要将茨菇嘴子去掉。然后清洗切成片,亦放着备用。把皮刮得一点不剩,去掉茨菇嘴子,烧出来的汤,不细品,是很难吃出苦味来的。这种做法,于我们而言,实在大煞风景!

烧汤时,将咸菜段和茨菇片混合一起,放进锅里用油炒。炒个四五分钟,放水煮。煮

也话“咸菜茨菇汤”

□ 朱桂明

开后,将豆腐切成小块投进锅,再煮,开后小火慢焖。临吃起锅,雪白的汤,像奶。茨菇,微苦而香清。豆腐,稍甜而香浓。大咸菜,起鲜。一尝,好吃好喝。高邮人说,“打个嘴巴不丢手”。

少一样东西,就差等味。汪老怎么忘记了呢!非也!汪老是位超级美食家,对自己的钟爱之物,怎么可能偷工减料!我可以断言,汪老当年喝的,就是不加豆腐的咸菜茨菇汤。汪老住草巷口附近,我住中市口附近。从草巷口到中市口,走了大半个高邮城。住草巷口,就喝“咸菜茨菇汤”。住中市口,就喝“咸菜茨菇豆腐汤”。同城不同俗,咸菜茨菇汤,加不加豆腐,因地而异也。

汪老小时候,对咸菜茨菇汤不感什么兴趣,我看还与不加豆腐有关。豆腐的“稍甜而香浓”,是可以盖掉一部分“苦味”的。

尽管如此,离开家乡四十多年的汪老,还是“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”,乡愁使然也。同样,身处异地的我,每到冬季,总要做几次咸菜茨菇汤。当然,一定得加豆腐。

有一点,我们是相同的,就是不管咸菜茨菇汤加不加豆腐,要喝,最好下雪,下大雪。数九寒天,外面北风吼叫,雪花漫天飞舞。吃饭了,一家老小围坐一起,说说笑笑。咸菜茨菇汤往桌上一放,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!在这个场景里,你定会感到无比幸福和温馨。因此,只要是高邮人,必然如汪老一般,对“咸菜茨菇汤”情有独钟。

在高邮,下雪天喝咸菜茨菇汤,已经从“习惯”演绎为一种情趣,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的家的情趣。而一旦离开高邮,下雪天喝咸菜茨菇汤,则又转化成一种思念,对故乡的绵延不绝的思念。

下雪吧,下大雪……

十岁样子的一年暑假,我跟老祖母一起去大姑家,住了不少日子。

大姑家种西瓜和香瓜,大姑父在瓜田里搭了个茅棚,我经常替他们看瓜。蓝天、白云、绿地,重要的,还有《红楼梦》。今天想来,这样的图景,简直像一首诗了。确实,我就是在这样的诗意里,和《红楼梦》相遇的。

我是在某一天中午,大姑回家吃饭我接班时,掀开瓜棚里凉床的芦席,发现那本只剩了一半的《红楼梦》的。没有封面,也没有封底,彼时的我并不知道那是《红楼梦》,就算是有封面提示知道书名,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名著,那时候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骨感程度相当。

至于这本书的来处和去处,我倒是可以猜测一下。

大姑家邻边的地里,也是西瓜。这样,相邻的看瓜人,就经常走出茅棚到树荫下凑到一起闲扯。闲扯的人里,就有一个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的年轻人,那书有可能是他的。没有考上大学和《红楼梦》有没有关系,我猜不出。反正那青年,现在是典型的农村中年男人了,举手投足间,已经全然看不出《红楼梦》的痕迹了。

那半本《红楼梦》里,我没看到什么故事,毕竟认识的字也不多,又没有什么家学渊源,就看到满纸王夫人道、熙凤道、黛玉道、宝玉道……或者什么节日到了,园子里如何热闹……再不就是谁谁家的或者哪个丫头、小厮来回主子什么话……大约我打小就有八卦潜质,看着这些,觉得像窥见了哪户人家的生活,而且这生活是我们刘庄人所未经生活过的。

少年的我,求知欲毕竟有限,半本翻完,并没有想着法子找更多的来读。再加上,瓜田里有趣的事情多了去了。自然如花朵朵瓜瓜果果鸟叫虫鸣,人文如谁家半夜里抓到偷瓜贼了谁家扯出瓜田李下的暧昧了,都填满了我的暑期生活,《红楼梦》差不多就忘了。

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唤醒了我曾经的好奇。我和堂姐们挤在一个屋子里看黑白电视机里的《红楼梦》,头顶的吊扇呜呜地叫,看完了,堂姐们会学着电视里的样子,把自己的刘海或者鬓角,折腾出一定的弧度。同学里有入收集了带有剧照的明信片或者扑克,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背诵判词或者《葬花吟》,我自己也只是隐约觉得,一个漂亮又病恹恹的女孩子,背诵

我和《红楼梦》

□ 刘艳萍

《葬花吟》,有一种不可方物的美。我还用代入法去理解情节设计,有的想不通也得不到答案,比如,贾母当然更爱外孙女黛玉,可是为什么还是做主把远亲宝钗定为宝二奶奶呢?这个问题,我不敢去问我的老祖母,虽然我眼见她就不欢迎我姨家的孩子来我家玩。

读了高中,好像脑子里灌满了“考大学”的鸡血,就没有看所谓闲书的闲空闲情,空窗期持续到大学即将结束。87版《红楼梦》编剧周岭,是我的著名校友。他回校讲座,一千人前呼后拥,我远远地听着讲座,心里重燃《红楼梦》的阅读热情。中文系和神经系,多少有些类似,再读《葬花吟》之类,就不仅仅是觉得美了,当看到黛玉吟出“试看春残花渐落,便是红颜老死时,一朝春尽红颜老,花落人亡两不知”时,我自己好像就是宝玉,我被那彻骨的悲凉打动,我恹倒在山坡之上。

工作之后,窝在床上,拧亮了台灯,屋外是海棠花未眠或密雪碎玉声,我捧着《红楼梦》,渐渐发现红楼梦中人的可爱来。比如刘姥姥,她懂生活,她懂得在生活面前低头,她在大观园里扮丑自己做贾母的女清客,何尝不像我们在人家决然关上的大门前依然送上的下意识的笑啊!刘姥姥,简直让我心疼极了。比如,看到“探宝钗黛玉半寒酸”,我不可遏制地爱上了黛玉这个女孩子,多天真啊,虽说是心里想着步步留心时时在意,但毕竟不设防,一不小心,心思就露底儿了,酸得极美妙。

我曾经在皖北一名校工作过半载,我的姥姥家就在那个县城。亮相课,我上的就是《林黛玉进贾府》。在姥姥家的地盘儿,讲这一课,最相宜。后来,每次教学遇到《林黛玉进贾府》,我的心就要激动很久,上课前、上课中、课后。2007年,陈晓旭回去了,我在新浪开了个博客,首篇文字里有句话是这样的“学生停课自由复习了。正好我重温《红楼梦》,聊以纪念‘天上掉下’的而今回去的‘林妹妹’”,博客头像就是黛玉下读西厢。

时光流淌,这部小说看看停停再看看,随便翻到哪一回就看起来,也是经常有的。小资起来,也学着小姐们在芒种节送花神;神经起来,也遐思意绵绵静日玉生香;深沉起来,也吟唱“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”。

我一直确定,自己还没有真正地读懂红楼,这部大书里隐藏了太多人生的寒冷和微温。红楼梦断,世人无缘见后面的篇什,憾事。我总想,八十回以后,苦痛更尖锐,幸福也更钻心。

央视曾经在2012年拍过一部人文纪录片:《海之南》。片子不长,一共七集,讲述了海南岛得天独厚的风土人情。与以往反映地域文化纪录片最大的不同是,它深入岛屿腹地,挖掘禀赋元素,从自然、历史与人物命运的变迁中,呈现了一个文明生长的内在动力与机制。

在古代,海南是遥不可及的荒蛮一隅,常常用来作为流放之地。彼时“烟瘴之地”的凄苦和如今碧海蓝天的美丽画卷,似乎风马牛不相及。可现实的确如此,让人不禁感慨时间和文化的磅礴力量。

这样想来,流放也算是具备了文化意义。像苏轼这样的文人豪杰都曾在此安身立命,被贬谪的血泪悲歌,经过长时间的历练,化成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,为孤悬边陲的“天涯海角”吹来丝丝缕缕生气,拉开了海南长久遮蔽的历史纵深。

从宋末元初的开埠,到民国初年的骑楼,再到如今的省会“椰城”,当南洋文化的优雅矜持和建省初期的野蛮生长逐渐褪去斑斓,沉入历史烟尘,海口依然延续着它原本的自由气息与生活节奏。

温厚怡人的湿润空气,随处可见的椰子棕榈,街边装在玻璃罐里用竹签串好的热带水果,琳琅满目的海鲜市场,突然停电却在微弱的手机光线中淡定自若的吃客。生活的步伐不紧不慢,岁月仿佛无法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。

这座城市拥有着独特的缱绻迷人的姿态。

在海之南

□ 邵鑫

如果说海口是一个轻施薄粉、素色旗袍的民国女子,那么三亚便是衣着热辣、活泼灵动的明朗少女。飞奔而来,身姿绰约,裹挟着海水的清鲜气味。你不禁追随而去,踏着海风和浪花,沉浸在旖旎无限的风光里。

三亚湾、亚龙湾、天涯海角、西岛,海湾众多,处处佳景,游人如织。或是挑战水上项目,或是悠闲漫步海边,宜动宜静,百看不厌。海天一色,不全然壮阔,也不全然秀气。你既觉得心胸开阔,也能细嗅蔷薇。

古人把难以企及的远方叫作“天涯海角”,天涯邈邈,地角悠悠。他们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,科技发达的今天,人们只需要一张机票,就能去到世界的尽头。也不曾想到,能吞噬一切的茫茫大海也可以那么温柔,坐在临海的阳台上,耳边是海浪的呢喃,耳边是海风的轻抚。这一刻,人与自然如此贴近。

我们所追求的人文精神,源头和归宿大抵至此。

这也能解释,为什么人们愿意去有山有水的地方,走走停停,看看风景,从自然中汲取力量的力量。

生态,美食,习俗,风物,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从海边孕育出来,是自然的珍贵馈赠,也是人文的建构过程。

话虽如此,但其实在海南,你什么都不用想,闭上眼睛,去感受,就够了。

书房的电脑旁换上了新的台历,信手翻开新年日历的扉页,感觉到了它的厚度,心里更感觉到了它的沉重,新的一年悄悄地来到了我的面前。

时光就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溪流,匆匆地、悄悄地从我的身边流过。在新年的门槛上,我敲击下自己的心情文字,写出自己的几分感慨。

与朋友网聊时,朋友总是问我怎么这么喜欢写文字。我还是那句话,闲暇的时候就是想写啊,有感而发,自己找乐。写东西是我一生的乐趣,文字是我一生的知己。在文字面前,我的确是一个痴人,知道自己水平有限,却一直痴痴地迷恋着,写作不但能舒展我的情怀,更是我的一种精神寄托。我辛勤笔耕30多年,小有成果。在全国各类报刊和新闻媒体用稿上百万字,近两年先后自费出版了两本书:安全文化作品集《安监之魂》(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)、散文集《生活如歌》(上海文汇出版社),还被吸收为扬州作协会员和扬州文创会理事。尽管我的文字写得不好,但它是

新年畅想

□ 葛国顺

录生活的一种途径,我在字里行间感受着曾经的那些忧伤、那些痛苦、那些快乐、那些幸福……当时光过了许多年,自己回想一下过往,除了图片之外,还用文字记录了我曾经走过的。那些值得回忆的岁月,无疑会使回忆锦上添花。多年以后,再看自己旧日的一篇篇日志和文章,记录着我童年的纯真和梦想,少年的轻狂和执着,青年的追求和困惑。多少次以为拥有,却在不经意间失落,生命的列车没有站台,一直会不停地驶向人生旅程的终点,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在曾经的文字中得到快乐。

轻轻翻了一页2018年的新日历,在日历的背面我写道:人到中年,经历了许多,感悟了许多,看开了许多,看淡了许多。也许我的一生终归平平淡淡,但绝不能没有激情四溢的过程。面对着充满希望的新年,我要好好把握住生命里的每一分钟。我的人生之旅将伴着新年的钟声,踏着新年的节拍,再度扬帆起航!

闲情化为诗意来

□ 濮颖

前天出门打快车,司机自我介绍说是北京人,陪着妻子人才交流一起来到扬州。当我问及他对扬州的印象时,他就说了

一个字“闲”。闲与忙相对,即是无事,也有清静与安静的意思。北京人在扬州,不知他所说的“闲”字属哪一层意思。

“闲”,是一种“简单”的生活方式,更是一种“清浅”的生活态度。很多年前读《菜根谭》,感触于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的一副对联,只寥寥数语,却道出了一个人对待事物淡泊自然的态度,遂将“舒”作了女儿的乳名。

有人说酒是一群人的寂寞,茶是一个人的喧嚣。饮茶的陶渊明“采菊东南下”,饮酒的孟浩然“把酒话桑麻”,一个是田园诗的开创者,一个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,他们之后田园诗才独成一派。隐逸山水、闲话田园成为孤独文人、寂寞学者无限向往的境界。

古来圣贤皆寂寞,唯有饮者留其名,李白就是这样的饮者: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李白虽名满天下,内心深处注定是寂寞孤独的,其晚年逗留于皖南留下的大量诗篇,也处处透着闲情。曾七临宣城的他写下了《秋登宣城谢朓北楼》的名篇:“江城如画里,山晚望晴空。两水夹明镜,双桥落彩虹……。”而《独坐敬亭山》更是闲到了极致: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

诗有眼,词有肠,文有心。诗中有禅意的王维也曾有过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”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的佳句,其中也是一个“闲”字了得,只是这

“闲”显得虚无缥缈,缺少一点人间的烟火、生活的原味。元稹的“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”是美人迟暮,无可奈何花落去的

“闲”;辛弃疾的“闲愁最苦,休去倚危栏,斜阳正在,烟柳断肠处”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“闲”;而独坐敬亭山的“闲”,则如闲云野鹤归去,唯有“我”和山相看两不厌,目中无人,心中无事,物我两忘。

柳宗元的诗中也有闲。无论是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,还是“回看天际下中流,岩上无心云相逐”,诗中看似闲情,却分明铺满了人生世事的境遇,显现出的是对一个精神个体剪切碾压后的生命张力。

将“闲”字诠释到最高境界的是苏轼。“乌台诗案”后,他被贬黄州,政治理想跌入低谷,成了一名“闲人”,他在城东一块废弃的兵营上开荒种地,春天一片绿,秋来满地金,“东坡”这个名字从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响彻千年。苏轼《致范子丰书》说:“临皋亭下八十余步,便是大江……江山风月,本无常主,闲着就是主人。”苏公说自己是闲人,显然不是无所事事的人。他所说的“闲”是远离政务,身处江山,却乐于生活。他潜心静观天地万物的律动,应对纷沓而至的灵感,便再也没有了追逐名利的匆忙。也正是在黄州这段“悠闲”的岁月里,让他的文学造诣达到了巅峰,他用绝无仅有的个体生命告诉世人:生活远比功利更宽广。

闲情逸致,安静泰然,看花开无声,雁过无痕。